



好看文丛



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  
西，一些使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使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。而弗洛伊德认为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

**EYES OF THE DECEASED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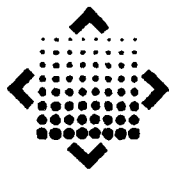
余以键/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长篇恐怖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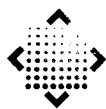
# 死者的眼睛

余以键 著



好看文丛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好看文丛

# 死者的眼睛

余以键／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死者的眼睛/余以键著. -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 
2001.9

ISBN 7-106-01782-5

I. 死… II. 余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2322 号

责任编辑: 兴安

封面设计: 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

版式设计: 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

责任校对: 刘玉朴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1.75 字数/230 千字

---

书 号 ISBN 7-106-01782-5/I·0309

定 价 20.00 元

## 目 录

死者的眼睛 .....	( 1 )
后记 .....	(357)
恐惧使人进步 .....	彭三艳 (360)
恐怖的快乐 .....	周 菁 (366)

# 第一章

## 1

人死去后是最美的。虽说脸色苍白一点，但平静，绝对的平静。就像被风吹折的一截树枝掉在草地上，这是真美。

纪成医生说的这段话令我印象深刻。那是8月的一个黄昏，整个病区单调、闷热。长长的走廊上和楼梯拐弯处的路灯已早早亮了，这使病区显得更加幽暗一些。此时，23床的那个病人已永远脱离了痛苦。纪成医生撩了一下白大褂的下摆在桌边坐下。他拧开了一支黑色钢笔的笔帽。死亡通知书。姓名：秦丽，性别：女，年龄：23岁，死亡时间：8月5日19时49分。最下面是家属签字……

家属还没来得及赶到医院。这个被医生、护士直呼为“23床”的人还躺在病床上，一床白被单已蒙上了她的

头，这使她看上去像一段起伏不定的木头。“22床”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，她正坐在床头啃着一个苹果。要死该死我这号人，她说，她太年轻了。伏在床边守护她的孙女望了老妇人一眼，然后将脸埋在被子上。她的孙女头发又浓又长，堆在被子上像一团乌云。

我靠在门边看了一会儿，回到表弟的病房。我说，“23床”死了。表弟的嘴唇动了动，没回答我什么。一条输液管蛇一样连着表弟的手背，我看药液快完了，便走到门外对着长长的走廊尽头喊道，42床，加液！出我意料，我的声音好响好响，一直滚到走廊尽头，那是灯雾和药味弥漫着的尽头，医生值班室、护士值班室都藏在那尽头再拐弯过去不远的地方。

不一会儿，从走廊上看不见的地段，便传来护士的嗒嗒的脚步声，从那声音可以知道地面的冰冷和坚硬。我突然记起我呆在这里前后已经有一年多了，为了守护我那可怜的表弟，也为了某种宿命。后者让我在这迷魂阵一样的地方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，我将它讲出来，只是想尽快忘掉它而已。

2

宋青拿着药瓶走在狭长的走廊上。右侧的窗玻璃映出她的影子，她知道外面已经天黑了。

她雪白的护士衫一路飘动，这走廊上哪来的风呢？她

心里有点发紧，便把脚步踏得更响了一点，快步走回值班室。

值班室空无一人，灯光显得刺眼。纪成医生处理“23床”那个可怜的死者去了。宋青坐在桌边，眼光莫名其妙地在室内移动：药瓶、针头、托盘、氧气瓶、自动呼吸器……突然，几个用过的青霉素空瓶出现在她的眼前，旁边是“23床”的输液处方单。这不可能！“23床”因过敏禁用青霉素人人知道，我会犯这种错误吗？宋青跳了起来，瞪大眼睛看着处方笺，上面没有青霉素，没有！难道我在下午去加液时会拿错药瓶吗？不可能！当护士两年了，这种错误闭着眼也不会犯。

走廊上有了脚步声，是纪医生回来了。宋青心里一阵慌乱，伸手将几个青霉素空瓶藏到了她的桌下。

纪医生挤了进来。他个子高大，有点像一头熊。他先到水池边洗手，伴着水龙头哗哗的水声，他说，“23床”死得还是突然了点，心脏衰竭，没办法。宋青感到背脊发冷，她确信纪医生已经明白一切了。天哪，真是她给输液瓶加错了药吗？这该怎么办？

纪医生转过身去，用毛巾擦着手说，不过，像她这种晚期癌症病人，猝死的事也是常常发生的。怎么，你病了？

宋青这才感到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。她摇了摇头，勉强笑了一下。她的笑有种孩子气这她听很多人说过。不过，她也才二十岁，离“孩子”并不太远，而长长的成人世界正等着她。这世界给了她一条仿佛没有尽头的充满消



毒水气味的走廊，然而，昨天夜里在走廊上出现的惊吓，使她明白地感到这世界险象环生。

那是一种多么可怕景象。昨日深夜，她为察看病房走在长长的走廊上（这医院的走廊也设计得太长了，中途还拐了几个弯），路灯坏了几盏。就在她刚转过一个弯时，她猛然看见离她几米远的暗处站着一个人，她无端地感到是一个女人，但她的脸部是雪白的，像白纸那样雪白。她不由得低低地惊叫了一声，不是她不想高声，而是嗓子也被堵住了一样。她本能地一闪身躲进了刚好在左边的卫生间。卫生间空无一人，她拼命将门关上，她的额头上满是冰凉的汗水。后来，她听见有脚步声从外面的走廊上踱过，那脚步声很慢很慢，像拖着脚步在走。再过后就是死一样的寂静。就这样她抵着卫生间的门站了有二十多分钟，正当她对这卫生间里的空荡也产生恐惧时，外面有人在喊她了。她听出这是护士小梅的声音，这才从卫生间走出来。她对小梅说，我闹肚子了。她没敢说刚才看见的景象，她怕别人笑她产生了幻觉，迷信、胆小。

今天一整天，宋青都感到脑子发胀。又是夜班，又是走廊。脑子有点模糊，但她还是清楚地给十多个病人量过体温，给6个正在输液的病人加过药液（其中包括“23床”）。她清楚地记得“23床”露在白被单外似睡非睡的脸，她还问道，秦姐，你好些了吗？秦丽的眼睛睁开了一下，这是一双很漂亮的大眼睛。就在几天前，秦丽还问过她，宋护士，我死后能将眼角膜捐给别人吗？宋青直感到心里发紧，鼻子一酸，便安慰她道，别乱想了，你会好起

来的。等你和男友结婚，我还要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呢。她本想用这话来使气氛轻松些，没想到秦丽一下子就哭了，这哭没有声音，她只看见秦丽的泪水从眼角淌出来，一直流到枕头上。

纪医生的脸上浮着倦意，这也许是在癌症病区工作的医生见惯了生生死死后常有的状态。他丢下擦手的毛巾说，我给你找点药。宋青忙站起来（护士衫衬出她成熟的身段），她说我没病，纪医生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这时，走廊上响起了咕隆隆的车轮声。她知道这是运送秦丽去太平间的车正在走廊上。“23床”去了。也许明天，又一个病人会躺到那床上，仍叫“23床”，这种生死更替，宋青见了不少，可这次，她却充满畏惧。

手推车在半明半暗的走廊上停下，穿白大褂的推车人在电梯口等待。进电梯门时，他让秦丽的头部先进了电梯，待推车放好以后，他才从侧面挤了进来。电梯门关上，一个生者和一个死者共同从16楼下到底层，电梯在9楼停下来，门打开后，两个想搭电梯的女人在外面惊叫一声躲开了。推车人面无表情地重新按下关闭按钮，电梯继续下降、下降，有点儿下地狱的感觉。

太平间在这所庞大医院的西北角。一座四合院式的老式平房，周围有低低的围墙。推车人擂响木门，里面有狗叫，这是守太平间的李老头喂的狗，六十多岁了没有伴儿，这狗便是他的依靠，不少人见过他和这狗聊天，怪亲热的。

在高高 的 16 楼之上，在走廊尽头的值班室里，宋青

没听见这狗叫，但她知道秦丽已抵达那小院里了。木门打开后是一小小的天井，靠南是李老头的住房，偏西那边是一道两扇门，推开后，里面灯光雪亮，周围是层层叠叠的大抽屉，拉开每一个抽屉，里面都躺着一具尸体，如果有空着的，也不会一直空下去。这不，手推车又来了，“23床”，秦丽，这标签将贴在又一个抽屉上。

那里是冷的，宋青无端地在值班室紧了紧衣衫。纪医生点燃了一支香烟，在这医院的医生中，他是极少数吸烟人之一。宋青问过他，就不怕得肺癌吗？他回答得似是而非，说人总是要死的。

小梅满面春风地从外面撞了进来，护士帽也没戴。她说在这里打个电话，叫肯德基送点东西来吃。从卫校毕业不久的姑娘都这样，一上夜班就兴奋，要么挤在一块儿议论电影，要么别出心裁搞吃的。

可宋青什么也吃不下。墙上的大钟指着凌晨1点3刻，钟面的玻璃很亮，宋青无端地想到如果踩上一只凳子看过去，那钟面的玻璃上一定能映出自己的影子。

3

我将宋青写进这部小说，我想主要是因为我认识她最早缘故。大约一年多以前吧，我送表弟第一次来住院时，在电梯口因带的东西太多（盆啦、衣物啦、水果啦等等），一时手忙脚乱进不了电梯，这时一位穿白罩衫的护

士帮我拎起了一袋东西，她就是宋青。我们在电梯里一同往上升，指示灯闪着5、6、7、8的红色数字，空气中有一种温馨的气味。表弟将头一直埋着，我知道刚满17岁的表弟见着陌生的女孩就腼腆。

凭着我对宋青的诚实品格的了解，我知道她在深夜的走廊上看见白脸女人的事决非编造。并且据我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了。据宋青讲，大约一个多月前，她有一夜坐在值班室里时，突然瞥见敞开着门外有人影晃了一下，她没在意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再次发现门外的地面上确实映着一个人影，可以想见这是在附近的走廊上站着一个人，灯光将这人的影子拉长，投射到了屋里。谁在这样的深夜站在走廊上呢，宋青当时还不太在意，便走出门去，掉头一看，啊！在走廊的拐弯处，模模糊糊地站着一个人，直觉告诉她是一个女人，面部雪白。宋青哇地大叫一声，那白脸人一转身在拐弯处消失了。这一声惨叫引来了所有值班的医生护士们，她结结巴巴地说出那景象，胆大的人追了过去，一直追到电梯口，又追到步行楼梯口，回来后都说没看见什么。大家安慰她，事后又议论她的神经质，并半开玩笑地说她是否需要看精神科医生。宋青很纳闷，从此闭口不提此事。她曾经问过我，你说人死后会有灵魂吗？灵魂显形出来就是我们所说的“鬼”吗？我当然给予了否定的答案，这是因为我相信科学。当然我也相信科学的局限，而这都是一下子说不清楚的东西。

关于这方面的问题，我和纪医生聊得更多一些。他是我在这医院认识的第二个人，因为他也是我表弟的主治医

生。在向他请教我表弟的病情时，我得到了很多关于白血病方面的知识。纪医生刚过不惑之年，比我大两岁。彼此熟悉之后，他就直称我为“老弟”了。他说，老弟，你说死亡是什么呢？我知道他要向我宣讲这一难题了，听一个医生进这道题我是兴趣盎然。当时是在他的值班室里，后半夜无事可做，为了向他表示我的敬意（当然也为了他能更多关心我表弟的治疗），我事先准备了一瓶好酒及一些下酒菜，在清冷的后半夜突然端出来，自然博得了他的欢喜（在此前的闲聊中我已侦察到他喜欢喝酒）。死亡是什么？他看着我的眼睛说，那就是呼吸停止，心跳停止，接着是脑死亡，细胞死亡，再下来是化学转化（在细菌中转化或在火中转化），最后还原为分子、原子飘荡在这个世界上。

那么灵魂呢？我问。他说没有灵魂这个东西。他说你是搞写作的，你们作家就喜欢玩灵魂这个字眼。他说你去过解剖室吗，我以后带你去看看，用锋利的刀打开胸部，划开腹部，用锯、用钢钎打开头部，你就不会再相信什么灵魂了。当然你会说，灵魂飞了，灵魂是看不见的，哈哈，飞了！这时我知道他已经喝多了一点，纪医生是个严肃的人，这种笑声在我听来像是另一个人发出的，我无端地感到一点害怕。

酒里面含有酒精，化学名叫乙醇，进入人的血液后，开始令人兴奋，如浓度太高，则使人产生中毒反应。对一个医生的血液来说，这种化学反应仍是“六亲不认”。从这方面来看，纪医生作为一个医生仍有缺陷。当然，对一

个长年工作在癌症病区的医生来说，目睹接连不断的死亡而深感自己无力回天之后，静下来时喝点酒似乎也不算什么。

可怜的是我的表弟。一年多前在中学的足球场上还是一个漂亮的边前锋。突然感到头晕，就在球场边蹲下了。后来他给我讲，在此之前他常常做一个梦：他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走，前面是一个穿白罩衫的护士。他跟在她的背后走，四周有消毒水的气味，那护士回过头来，面孔变成了他的妈妈（他妈妈已死去好几年了），妈妈对他说了几句话，他听得不太清楚。这时他感到很冷，他抬头四顾，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天井里，周围的高处都是栏杆和回廊。这时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他感到恐怖，想叫，这样便醒来了。就这样一个梦，他在生病前几个月反复做。这是预兆，表弟躺在病床上肯定地说，预兆，这太可怕了。

我将这事讲给纪医生听过，他说人的梦是否含有预兆他说不清楚，也许纯属一种偶然的巧合。但是，宋青知道这事后反应就不同了，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她说，这太奇怪了，太奇怪了，你表弟事前就知道他要生大病，要住医院，梦将什么都告诉他了。

想到这有可能真是预兆，我心里就堵得发慌。我、医生、护士都知道白血病的结局，可我的表弟才17岁呀，难道他真地要早早赶去与死去的妈妈、爸爸聚会吗？他们分别三年多了，那是新年假期，我表弟一家三口外出度假。他爸爸开着小车，没想到在高速路上出了车祸，足足

有五辆车撞在了一起。当晚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车祸现场时，我认出了那个我熟悉的车牌，我惊呆了，手脚发麻，脸上的肌肉也绷得紧紧的。我抓起电话拨到交管局事故处理大队，然后脑子晕乎乎地赶到医院，看到了死里逃生的表弟躺在病床上，我哭了，安慰着他。接着我去了太平间，看到了已撒手西归的表弟的父母。我发誓要照顾好表弟，让他平安、幸福。

命运对人有时是太残酷了。如果真有神的存在，我愿意每天为表弟祈祷。宋青也说，她作为护士进医院以来，对死亡已见惯不怪了，但我表弟的身世还是使她惊骇。这不公平，她说，不公平，上帝不该这样安排。

这一切，我是十分不愿意写进这部小说的，我只愿永远忘掉这段经历，忘掉癌症病区，忘掉痛苦、呻吟和绝望，但又常对人的存在发出疑问。如果不是在守护我表弟的漫长日夜里，发生了如此多神秘莫测而又惊心动魄的事件，我这部小说也就没有任何写作的必要了。

现在，当我要重新叙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的头脑并不比呆在医院的日日夜夜更清醒。我看见手术室里，纪医生的戴着手套的手上沾着血迹。我看见宋青的大口罩上沿，一双专注的眼睛透出庄严之美。人只有镇静地参与一场生死搏斗时，才有如此庄严的眼神。我表弟说过，宋青护士守在他身边时，他感到平静。

4

严格地说，纪成医生迷恋上酒，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。

那是很平常的一天。可是，最罕见最奇特的事件，都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发生的。对于一个人，那就成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。

那一天早晨，纪医生下了夜班后回家。他爬上了宿舍楼的最高一层，七楼。将钥匙插进锁孔，旋转，门开了。他轻手轻脚走向卧室，平时他都这样，轻轻地走到床边，妻子董雪还在熟睡，她的一条光洁的手臂伸在毛巾被的外面，只有从事舞蹈专业多年的女人才有这样美的手臂。通常，他会俯下身去，在这手臂上亲吻一会儿，董雪就醒了，顺势搂住他的脖子，快睡吧，董雪会迷迷糊糊地说，同时半坐起来，替他脱长外套。每当他看见她没有穿睡衣，就会使他陡生欲望。

这就是纪医生下了夜班后的幸福的早晨。可是这一天，当他轻轻走进卧室的时候，一张整整洁洁、空空荡荡的大床让他吃了一惊。

妻子昨夜没回家，还是一大早就出去了？他各处看了看，没有她回过家的迹象。他走进卫生间，妻子的洗脸巾是干的，这证明她昨夜没回来过。

妻子在一家美容院工作，是他给安排的。董雪的原单



位是市歌舞团，这么多年来，国家体制的歌舞团完全瘫痪了，人员都闲着，每月发三百多元工资。结婚以后，董雪坚持要找点事做，纪医生便通过关系，把她安排在一家美容院做接待工作。

没回家过夜，这在董雪是从未发生过的事。纪医生猛地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。

突然，连接卧室的阳台门“砰”地响了一声。他走过去看，是通向阳台的门没插上，风将它吹开又碰回来了。

他站到阳台上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街上满是车流和人流，几个上学的小学生在人行道上追逐嬉戏。

董雪就这样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。开始，他还不相信事情有这样严重。他给美容院去电话，电话那端说，董雪昨天下午5点50分下的班，她说先去逛逛商场买瓶洗发液就回家。他又将电话打给董雪的妹妹董枫，董枫说姐姐没去过她家。他接着将电话打给了他所知道的董雪的所有朋友，回答都是，我们没见到董雪。

这可能吗？一个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没有任何留言，这说明她遇上了突发的不可抗拒的外力事件。纪医生报了警。一名胖乎乎的警官认真地作着笔录。警官非常职业地详细询问了他俩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情景。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昨天早晨，他夜班回来还在熟睡，妻子很快就起床上班去了。走时还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他迷迷糊糊地应答了一声。警官询问了他俩的感情，很好，两人真的感觉很好，结婚快五年了，没要孩子，可那是他们共同决定的。警官再次询问，坦率地讲，你妻子有外遇吗？或